

把日子當枕頭

道義

王玉絹

颼颼的風打在窗子，發出啪啪的聲響，遠處傳來火車馳奔有如獅吼般的音調，夜歸的機車呼嘯在冷冬的夜裡，偶而從窗縫滲進來的寒風，在冬夜裡更讓人覺得冷冽透骨，自己一人個人沉思著，好快的時光，都已是十二月了，這些日子來為了讓自己更充實，每星期二，中部、北部二地來回的跑，也數不清有多少回了，記得剛到進研所上課時，同學總會問家住那裡，每一次都不好意思的回答：是從台中來，而同學總投以驚訝的眼光說「好遠」——好發心，好虔誠啊！其實有時候自己也會想說是啊好遠，如果進研所在中部該有多好，但爲了要學道修道總得要有所付出，現在想到這裡自己總覺得很慚愧，雖然付出比人多，花的時間也比別人長，但自己又長進了多少？脾氣毛病，依然如我，就此特別請示了前輩，前輩只講了一個故事：

話說有個才子，爲了充實學問，在寺中租了一間禪房，結果只是整天依然如我遊玩罷了。有天中午，回到房裡覺得是該用功，叫

書僮拿書來，等書僮拿了一本文選，他看看，說「太低」。書僮再拿來漢書，他看看說：「是低了些」，書僮又去拿來史記，看看後說：「再高一點更好」。

僧人路過聽了，非常驚訝說「這三本書，只要讀好其中一本，堪稱飽學之士，而他都說淺俗，到底是什麼原因」，就去拿一本金剛經要給他看，結果這位才子只是把書拿來當枕頭！

（按故事出在笑倒）

前輩的話講到這兒，後學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馬上鑽入，是啊，我不正是如此！在啓信時覺得專題都聽過了，如果是維摩詰菩薩現身說法最好；在禮節所學的覺得怎麼沒有仙班排列那種盛況；而道義的課程大部份在書上都看過了，想想以前這些日子都把它當枕頭來睡覺，又像拿來當衣服，穿著華亮好看，實在太低賤了真理——污損了真理的實義性，後學想這不是在老中面前懺悔一千叩一萬叩所能抵消的，而今而後痛定思痛，願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修真人。